# 錢家只有「我們仨」

錢鍾書、楊絳夫婦和他們的獨生女兒錢瑗，三個人組成了錢家。楊絳有本書叫《我們仨》，寫的就是一家三口的日常生活。這本書寫得如真似幻，有真有幻，夢境加上意緒的流動再加上寫實的回憶，使這本書在形式上頗為獨特。書中第一頁那張「約一九四六年，攝於上海」的照片，可以說是《我們仨》的最好寫照：自始至終，錢家都是「Mom Pop 圓O」三位一體的「我們仨」。

錢鍾書、楊絳伉儷情深，坊間有言錢鍾書曾誇楊絳「絕無僅有地結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：妻子、情人、朋友」，是「最賢的妻，最才的女」。女兒圓圓，則是他們夫妻「愛的焦點」。圓圓還沒出生時，錢鍾書就對楊絳聲稱「我不要兒子，我要女兒——只要一個，像你的。」女兒出生後，錢鍾書「得意地說：『這是我的女兒，我喜歡的』」。圓圓呢，則「始終和爸爸最『哥們』」。

錢家三人在一起，不是錢鍾書在楊絳的肖像上「添上眼鏡和鬍子」，就是趁年幼女兒熟睡時在「肚子上畫一個大臉」；不是楊絳和女兒「聯成一幫，笑爸爸是色盲」，就是「我們夫婦聯成一幫，說女兒是學究、是笨蛋，是傻瓜」，反正「我們仨」在一起，「總有無窮的趣味」。

錢瑗雖然有過兩次婚姻，可是「女婿」在錢家如同「隱身人」——一種缺席的存在。楊絳在《幹校六記》中提到錢鍾書下放時「女婿得一」也來送別，不過「得一熱心為旁人效勞」，「痴痴站着等火車開動」的，只是「我們三人」。後來得一在運動中因不願「害人」而自殺，錢瑗又有了第二次婚姻。在《我們仨》中，楊絳輕描淡寫地說錢瑗在父母下放時幫助過一位老太太，老太太「看中她做自己的兒媳婦」，並「把阿瑗娶到了她家」。《我們仨》裏難得見到女婿的身影，「我們仨」中確實也沒有女婿的位置。當錢鍾書父女先後去世，「三人就此失散」之際，楊絳說「我一個人思念我們仨」——。錢家只有「我們仨」。（**編者注：**今年五月二十五日為楊絳逝世四周年）

過眼錄　劉　俊
逢周二見報

# 通訊疲累

近日在家工作，學習用Zoom視頻來開會、聯誼，對於筆者這位七〇後來說，剛掌握這種新技能時興奮莫名。近日，愈用愈純熟，竟發現愈來愈疲累，有時一想到要用Zoom就產生心理抗拒。記得疫前也經常要開會，約友人食飯聊天，從來沒有這種疲累、失落的感覺。

最近，看到一篇外國的報道，發現原來很多人都有類似的經驗。歐洲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詹皮耶羅．彼得里耶（Gianpiero Petriglieri）分析這種現狀，指出視頻聊天意味着需要多費心機去處理非言語的表達方式，比如面部表情、聲調和音高，以及肢體語言，而這會大量消耗精力。他還指出，談話停頓是另一個問題。「在現實生活的對話中，不時的停頓創造了一種自然的節奏。然而，在視頻通話中發生停頓時，你會對視頻談話技術感到焦慮。」

二〇一四年德國學者的一項研究表明，電話或視頻會議的停頓延遲會讓我們對他人產生負面的看法，即使是一點二秒的延遲也會讓人們覺得對方不友好或心不在焉。造成疲勞感的另一個原因是，在攝像機前，我們非常清楚自己是在被人觀看着，就仿如站在舞台上，會不期然產生社交壓力。筆者切身的體會是，當幾十個人同一時間使用Zoom開會，你一言我一語，經常只是聽到一堆嘈雜的聲音，尤其是決定一些重大事情時，由於看不到同事們的面部表情、肢體語言，只能憑空想像對方的意圖，表錯情、會錯意的情況經常發生。

對於多月不見的親友，原本以為用Zoom聊天可以稍慰相思之情，後來每一次在虛擬世界見面後，卻有種莫名的失落感。心裏不期然想到，原本可以面對面、握手言歡，現時卻只能長時間隔着屏幕對話，急盼見面的心情只會更強烈。佛教說人有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個識根，了解一個整全的人需要幾個識根一起運用，視像通訊卻只有眼、耳。也許長時間使用通訊科技的疲累和失落，是緣於感官的割裂。

童眼觀世　梁　戴
逢周二、四見報

# 大會堂之挖料寶地

受疫情影響，一年一度的全國兩會未能如常伴隨「三月春風」而來，而是破天荒延至今年五月下旬召開。特殊時期舉行的特殊兩會，更加吸引海內外媒體的目光。筆者曾連續十幾年參加過兩會報道，多少有過一些觀察，不妨借此也來聊聊兩會那些事兒。

作為中國最高議事殿堂，兩會舉辦地之人民大會堂，共有會議廳、休息廳三百多個，面積甚至超過故宮。普通人首次進去可能感覺入了迷宮一般，而每年兩會，人大代表、政協委員、中外記者加上會務保障人員，總數近萬人，卻總能忙而不亂，皆因各種安排大有門道。

正對天安門廣場的是人民大會堂東門，每次大會，列席者走北門，主席台人員走西門，工作人員走南門，而大部分與會者都是從東門進去的。也因此，東門廣場向來是媒體圍堵採訪的必爭之地。不管是馮小剛、姚明等「熟臉」明星，還是身份背景特殊的「領導人之後」，在此一經出現，便被記者團團圍住。

與東門相仿，大會堂北門也有一塊供記者挖料的採訪區域，即所謂「部長通道」——列席大會的國務院各部部長大多從此入場。

起初內地媒體記者並不擅長「攔截採訪」，後來在港台記者的帶動下，也漸漸養成這個習慣。

為了防止秩序混亂導致險象環生，亦為了避免記者生拉硬拽讓部長難堪，大會主辦方就摸索出「部長通道」這個做法，在北大廳專設採訪台，將部長們引領至此回答記者提問。

一開始，部長們總是溜牆根兒假扮「隱形人」，推脫趕時間開會而三緘其口。近幾年，部長們在採訪通道上的配合程度高得驚人，有的甚至在提問冷場後還意猶未盡地說「我再補充幾句」。

只可惜，今年因為疫情緣故，記者們只能留在新聞中心隔着屏幕提問，「部長通道」也就不復往昔熱鬧了。

十八彎　關　爾
逢周二見報

# 無用的窮根

清代阮葵生的筆記《茶餘客話》，卷三講到了《窮根》，觀點雖然偏激，但也有不少的啟示。

陳幾亭說：天下有窮根。凡耗費人力物力，且沒丁點用處的東西，都是窮根。

就物而言，比如古董玩器，彩畫裝飾，比如摻入米中的白土，比如祭祀燒的紙錢。就人來說，那些表演歌舞雜技的藝人，那些空談的清客，那些僧尼，那些衙役傭工，那些不耕田不打仗的游民士兵，都是無用之物。

白土俗名光粉，餘杭產最多，放進米中，能使米顏色變白，市井小販多用來摻假，時間久了，會凝結，食之無味。

陳幾亭，即陳龍正，明末著名理學家。

他說的窮根，大前提還是比較新的，從理論上講，沒有實際用處，但會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的東西，都是造成窮困的根源，因為浪費錢財。

那些古董玩器，不玩收藏的，一般不會去關注它的價格和價值，即便非常珍貴，也只是在圈內而言。祭祀的紙錢，也純粹是騙鬼，誰都知道沒用。

陳幾亭的出發點，是實用主義。社會生活和人的一切，都只以飽暖為主，強調的是物質，忽視精神層面，因此，那些藝人，僧尼，在陳幾亭看來，也都只是吃乾飯的，做不得正經事。

一個社會，一個時代，如果不以文化來統領，注定要缺鈣，只會停留在原始社會階段，且慢，原始人還有精神娛樂呢。不過，作為大理學家，他不遺餘力地挖窮根，諷諫之意，還是很明顯的，那就是，摒棄那些勞民傷財的，對百姓生活作用不大的勞什物，即便那些富麗堂皇的高廟大堂，也都是極少數當權者臉上的貼金而已，老百姓，喜歡油鹽醬醋茶的踏實生活，扎實的小日子才是理想。

筆記新說　陸布衣
1164334351@qq.com
逢周二、四見報

# 《魔髮精靈》

是次疫情，全港市民和商戶各有不同程度的影響，但是大部分人都能守望相助，包容體諒，一起制止病毒傳播。只要每人都出一分力，萬事有轉機。市面逐漸回復正常，雖然以往我經常流連的劇院仍未開放，但電影院已經可以復業。三個多月未曾進入電影院，我想能與太太及兒子觀賞一齣歡娛的作品，於是選擇了《魔髮精靈：唱遊大世界》。

《魔》是現代動畫，它有別於畫師在平面上繪畫的圖像，所有場景和角色造型都是紙黏土。無論是鄉村農舍，抑或是山川河流，全都是紙黏土的模型；故事角色都是精靈，頭上有人類的頭髮，身體其他部位亦是紙黏土，因此能夠形成立體的模樣。

既是精靈，那便是奇異的魔幻世界。話說不同種族的精靈熱愛不同門類的音樂，可是來自樂與怒界別的精靈卻想將音樂統一，於是四出尋找可以操控音律的六條神奇弦線。只要集齊弦線，世界往後只會奏出一種音樂。流行曲女王精靈為了抗拒樂與怒的霸權，於是意欲聯同鄉村音樂、爵士樂等界別的精靈作出反抗。最終，不同的音樂既沒法打倒對方，亦沒法獨樹一幟，世界的音樂依然豐盛，各適其適。

單看音樂類型，便知道這是典型的美國風格作品。整齣電影猶如舞台音樂劇，精靈們載歌載舞，展現本身的音樂特色，亦希望藉此蓋過其他音樂的聲音。然而，和諧的音樂其實必須兼容並蓄，電影最終似是傳達了深層的寓意。

無論如何，《魔》電影讓我的家庭享受了一個半小時的視聽娛樂。為了繼續保持社交距離，電影院只開放大約一半座位，而且只能夠每兩個座位相連，然後便要相隔另外兩個座位。因此，兒子和他的媽媽相伴而坐，我要分坐一旁。然而，這個下午，仍然值得感恩和喜悅。

文藝中年　輕　羽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# 又見羅勒

為了點睛主菜之味，香料古往今來功不可沒。但姿態平平無奇，樣貌難以辨認，始終不是它們的罪過。更不用說像羅勒這種憑一己之力包羅萬象，橫掃不同菜系了。當你對它還一知半解停留在意麵的繾綣之中時，人家早已「處處留情」，撈得無數食材芳心暗許。

攀上唇形科植物的當打之峰，羅勒光是不同品種就能衍生出不下十類，只不過在凡人看來，都是一片片大同小異的綠葉而已。但也許正因為如此，才能激起匠人們的勝負欲，越小的天地，越可見星辰，誰找到最亮的那顆，就是一枚不滅的勳章。

羅勒英文名叫basil，在歐美應用十分廣泛，除了做香料，還能治療消化不良，對痛經也有緩解。許多人初見羅勒都源於意餐，這裏的甜羅勒（Sweet Basil）簡直是上天的恩賜，不僅綠色葉片光澤柔和，還隱隱透出花朵和薄荷的甜，標誌性的香氣讓它擁有了自己的獨立作品：意大利青醬（pesto）。跟蒜、橄欖油的完美結合不知讓多少老饕俯首稱臣，不管是餐前麵包蘸料、意麵炒料澆汁，還是水牛沙拉上嫩綠的幾滴，不知不覺就霸佔了出場頻率第一位，即使對名字一無所知，還每每會被這種味道喚醒，感動得一塌糊塗。

跨越山海，羅勒在亞洲的用武之地絲毫不減。泰國菜、越式河粉裏的綠葉就是如假包換的泰國羅勒，跟甜羅勒相比價格便宜且容易獲得，茴香氣濃，適合跟肉類一起調味，放到湯中格外有風情。而更熟悉的，其實是台灣名菜三杯雞，羅勒換了個名字叫九層塔，說到這才恍然大悟，原來這麼多年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。獨特的丁香味讓它一出場就技驚四座，看來不管叫什麼名字，有才華的始終不會被埋沒。

食色　判　答
逢周二、四見報

別讓補藥毒了你，更別讓庸醫害了你。

漫條思理　鄭辛遙
逢周二、四見報

# 海外看香港

檳城友人之祖上是從廣東下南洋的，我們年初去遊玩時見到她丈夫的父母，八十多歲，身體不錯也很健談，二老的祖上則是從福建來的。目前這個家庭三代同堂，四個孫輩皆送往英國留學，已有兩個學成歸來，四人中兩人讀醫、一人讀藥劑、一人讀法律。全家人都會講華語，家中陳設及裝飾透着中國風，全家人以華裔為榮。友人說，四個孩子不論是在大馬、新加坡或任何國家定居及工作，他們均不會反對，由孩子們自己作決定。

談到年輕人的自由，她對香港去年發生的亂象表示費解，她認為世界皆知香港是一個自由社會，制度完善，現行法律保障人權，而那些認為社會「不公不義」要以暴力抗爭的學者、名人們，卻又未見他們攜兒帶孫走上街頭，只是煽動人家的孩子為所欲為，是很奇怪的現象。另外，她質疑香港家長們是個什麼想法？孩子們心智不成熟，不清楚做違法事是自毀前途，將來想移民或外出讀書工作是拿不到「良民證」的，家長不提醒不阻止不是等於變相支持孩子去犯法嗎？她的話道出了許多海外旁觀者的不解。

紅塵記事　慕　秋
wusiupikwa@yahoo.com.hk
逢周一、二見報

# 夏季服飾現復古潮

踏進立夏後，日間氣溫高達三十多度，代表夏天已正式來臨，本地時裝商店也紛紛推出最新流行的夏季衣飾。

雖然發生社會事件與疫情，各大商場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，但仍無阻幾個大型購物中心正慢慢重拾過往的熱鬧景象，令人感受到今個夏天為女士們帶來最時尚的流行風潮，有短褲套裝、牛仔服飾，以及讓人喜悅的明亮色彩設計服裝。

其中，波浪線條的復古多層次裙，長度中等，有點像晚裝，彷彿回到經典服飾的影子；也有連身百褶裙，腰間有幼皮帶點綴，還有以不同款的T恤，配半截薄身質料的百褶裙。復古的花衫大花大朵，色彩有點熱帶風味，此外圓點波波裙，加上大反領西裝外套，都有強烈的懷舊氣息。這些時尚服飾充滿典雅風格，所以穿着時要留意細節，即衣服的搭配要適當，復古風味的服飾自有一套不同的規格，才能夠顯示出其特點。

夏天若要穿得隨和舒適一點，其實也有很多選擇。一般的時裝店，以一件T恤配長褲，是最精簡的造型。今季褲子長度流行在腳跟上，直身闊筒，上身簡單一件紅色T恤，配灰色褲或藍色牛仔褲；白色、大地色、金魚橙和黃色，都是本季較熱門的色調。牛仔外套仍盛行，闊筒的牛仔褲穿起來輕鬆自在，有別於一般傳統款式，選購時留意褲質要比較輕軟。

如果要與往年作一比較，今季的衣飾大致是趨向較平實，款式方面也沒有什麼花巧，是炎熱夏季理想的衣着。顏色也沒有特定流行某一種，可以看到是如霓虹色般多種色彩，夏天通常傾向較明亮，粉色系列最為女士們喜愛。

衣尚　蕙　蕙
逢周二、四見報